

生活与博物丛书



器物珍玩編

本社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6.329

29505

生活与博物丛书

本社编

器物珍玩编



沪新登字 109 号

生活与博物丛书

生活与博物丛书·器物珍玩编

本社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150 1/32 插页 4 印张 18.975 字数 835,000

前 言

这套丛书辑录的是历代有关生活日用和百科知识的谱录，共一百四十种。

“谱”本是周朝宫廷档案的一种，经秦始皇焚书的大劫，多被付之一炬。据《史记·三代世家》正义：“谱，布也，列其事也。”这是说它内容的广泛性。《释名》：“谱，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这是指它记载的系统性。魏晋起崇尚门第，士大夫们热心从坑灰的焚余中寻根，并承继了“谱”的形式，用以记录家族绵延的脉络。到南北朝时，谱牒成为选举入仕的必备文件，还出现了一门时髦的新兴学科“谱学”。《隋书·经籍志》为此专辟了“谱系”一项，在众多的家族谱牒的目录中，却也出现了《竹谱》与《钱谱》的书名，说明人们已开始尝试用谱来总结生活事物的“世类相继”。这一类著作与日俱增，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于是发明了“谱录”的术语，作为物谱的总称。谱作中也有些不叫“某谱”而起名为“某经”的，这是因为古人习称术艺专述之作为“经”的缘故。经有经贯义，又有“经验”和“经典”的涵意，它恰可表现出谱录区别于他书的特征。唐代仅“相马经”，就出现了四种达六十五卷之多。唐宋以来的千百年间，种种的“谱”和“经”如雨后春笋，内容遍及生活的各个领域，争奇斗妍，蔚为大观。

谱录繁荣的原因，首先在于它具有实用性。人类有形形色色的生活实践，生活有林林总总的探索内容。我们的先民颇懂得“君子以类族辨物”（《周易》）及“盖将开物以成务，必先析类而详名”（《荀子》）的道理，分门别类，将日用百科析成一项项研究的局部；又掌握“属辞比事”（《春秋》、《礼记》）及“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墨

子》)的方法,对各个细部进行横(空间)纵(时间)两向的综合考察。谱录通常都推原历史,排比现状,汇总有关同一门类的各种信息,由平面进入纵深,由现象进入本质,由博闻进入真知。古人常将谱作寄于代表人物的名下,如《禽经》托名师旷、《相牛经》托名宁戚、《笔经》托名王羲之、《种树书》托名郭橐驼等,显示了这一体裁的权威性;即使是文人的私家著作,也都是对前人经验成果的总结继承。细大不捐,指掌可求,资利用,广学识,无异于传统经验的博物志和专科知识的教科书。现时的读者除了直接汲取生活知识的养料外,还能从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中,既浏览万象缤纷的自然世界,又观察百工绩熙的社会风情,从而对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情状,获得感性的丰富认识。

古人对谱录倾注热情,不仅是为了厚生,也是为了悦性。历史上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久已成为修洁脱俗的千秋佳话;而诸如王济的马癖,李白的酒癖,米芾的石癖,苏轼、黄庭坚的砚癖墨癖等,也脱出了个人兴趣的单纯理解,而被后世视为体现狂狷、潇洒、超逸、旷放等文化气质与处世态度的象征。陆羽《茶经》、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张镃《梅谱》等之所以博得无数后人的青睐与仿效,正在于它们显示了达人高士澄怀涤虑、与物熙和的风流格调;而如袁宏道的《瓶史》、文震亨的《长物志》等,也确实提供了文人理想生活方式与风雅修养的具体标准。《红楼梦》中“蘅芜院夜拟菊花题”,从“忆菊”到“残菊”一一编出次序,喜得湘云赞道:“更妙,竟弄成个菊谱了。”说明谱录能充分满足人们的求备心理与审美要求。历代的谱作者们也各施匠意,踵事增华:或是对谱主细加甄综,制订名目,增加品第,进行美的观照、韵的追求;或是撷拾旧闻,搜罗掌故,矜博洽,修谈助,充实谱作的情趣;更有的缀以诗文词赋,以资玩味。总之,努力将寻常的生活事物,导入艺术的殿堂。这就使大多数谱录于本身的资料性外,同时还带上了鉴赏性。当今物质水平高度发达,自不能与封建时代同日而语,但人们同样离不开精

神生活的需要。在美化生活、陶冶性情、培养与提高文化素养方面,前人的谱录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本书分为“花卉果木”、“禽鱼虫兽”、“器物珍玩”、“饮食起居”四编,同《清史稿·艺文志》将谱录范畴限定为“器物之属”、“食用之属”及“植物动物之属”的标准大体相符。从书中辑录的情形来看,以自然生物为对象的谱录,往往于分辨族类、记录形态的“综核名物”之外,注重介绍培育养殖的方法和经验,做到“究百昌生殖之理,极万变消长之情”,具有相当的实用性。而记载器物、食用的谱录,则多侧重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实践,介绍它们的来龙去脉、发展轨迹,在生活中的效验和影响,在此基础上区别物宜,审辨淑愚,集信息之大成,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陆廷灿的《续茶经》、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刘大同的《古玉辨》等,都可以说是具有指南性质的专业工具书。同门的谱录免不了有部分的雷同,但后起的谱作总有新意别解和青出于蓝之处。由于篇幅的限制,一些有影响的大型谱著如《广群芳谱》、《齐民要术》等无法列入本丛书,读者不妨取以对读,可以收到互相印证补充的效果。

本书中某些辑录属于孤本;而大部分谱作在流传的过程中,也不时出现文字上的歧异和讹误。参加整理的同志作了辛勤的努力,却也受到版本本身的限制。谱录作为专科知识的载体,有不少冷僻的术语;它虽是古人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但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合科学和真理的谬误。出于本书体例上的原因,未能进行笺释和说明。这虽然留下了遗憾,但同时却为读者的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腾出了余地。一编在手,万物贡前,既获得生活和博物的教益,又激发求知和探索的兴趣:这正是我们编辑本书的一点心愿。

因受字体的限制,原谱中的小字夹注,今改排如正文,并以括号区示。特向读者说明。

穆 涛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校点者：

林虞生 曹光甫 水赉佑 耿百鸣



明 白玉螭龙杯

北宋 月白釉紫斑莲花式碗



金
白釉黑花牡丹纹瓶



清 黄杨木雕对弈笔筒



西周 伯豐爵



清 竹雕提梁壶

越王勾践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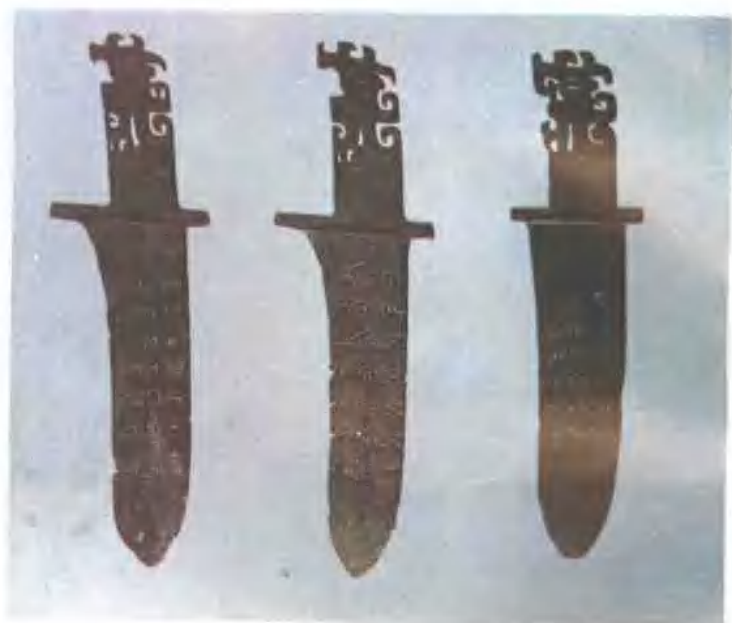
唐 三彩陶马



明 万历 五彩龙凤纹瓷管
羊毫笔和笔盒



设计



商 鸟纹三戈



宋 “海月清辉”琴（下图：背面）



《器物珍玩编》目录

前言	1
饮流斋说瓷(民国·许之衡)	1
陶说(清·朱琰)	50
竹园陶说(民国·刘子芬)	101
窑器说(清·程哲)	106
景德镇陶录(清·蓝浦 郑廷桂)	110
觥记注(宋·郑獬)	153
鼎录(陈·虞荔)	156
笔经(晋·王羲之)	160
笔史(清·梁同书)	161
墨经(宋·晁说之)	171
墨史(元·陆友)	177
砚谱(宋·李之彦)	194
砚笈(宋·高似孙)	199
端溪砚谱(宋·叶槩)	234
歙砚说(宋·洪适)	237
笺纸谱(元·费著)	240
文房四谱(宋·苏易简)	242
香谱(宋·洪刍)	288
名香谱(宋·叶廷珪)	304
香乘(清·周嘉胄)	308
名剑记(明·李承勋)	476
古今刀剑录(梁·陶弘景)	482

羽扇谱(清·张燕昌)	487
杖扇新录(清·王廷鼎)	493
怪石录(清·沈心)	503
云林石谱(宋·杜绾)	510
古今印史(明·徐官)	532
钱谱(明·董道)	549
古玉辨(民国·刘大同)	555

饮流斋说瓷

〔民国〕许之衡

书成自题六十韵

此日知何日，孤怀百感纾。有涯生待遣，何物性能娱？漉酒杯难写，看花眼倦吁。书淫辞颇怪，画癖谢倪迂。树树闻鸚鵡，山山听鹧鸪。误人燕市筑，为客楚廷竽。自障元规扇，谁敲处仲壶。世情蕉里鹿，乡梦笋边鲈。非墨吾尊命，谈玄我踞觚。帝参悲乃智，生惜有还无。遇塞天应恕，忧来古与渝。赏心开异境，淪性辟奇途。大邑诗吟杜，花瓷句咏苏。缥题潘岳赋，器列子京图。红玉谁初琢，青冰孰比腴。古香邢与越，秘色蜀兼吴。汝定摩挲爱，官哥考订劬。天青痕淡抹，雨过润如酥。粉现鱼形幻，纹揩蟹爪粗。宣成洵质茂，隆万亦华敷。胜代崇文物，官窑重楷模。精华四海萃，供亿万缗输。禁料新颁紫，踏题细点朱。作监专吏设，善画外臣摹。辇载连车骑，船装接舳舻。木兰移别殿，辽沈入陪都。岁贡征常例，珍藏别御厨。球琳储百库，琛赆列千厨。鬼斧精英琢，神工藻绩铺。赛珍驰海国，载宝耀寰区。制作关时会，人文待发摅。《考工》畴补记？美术罕周馥。走也风尘贱，研之岁月徂。挈瓶非号智，扞藩未全诬。结习痴成癖，嚶鸣道不孤。近邻寂园叟，时过斗杯庐。日下多麀肆，昌南富埴垆。海王村屡过，内史墓频趋。玮丽罗千态，恢奇列万殊。微茫穷累黍，毫发判锱铢。水晕疑含眼，沙痕细辨趺。碧应差绿瑤，赭已夺珊瑚。草绿凝螺黛，缸红艳绛襦。画题轩占月，色染水西湖。秘笈搜天籁，遗闻考绀珠。名工唤章弟，稚忆忆彭姑。周鼎防遭弃，康瓠莫贡谗。遇秦矜得宝，易赵訝怀瑜。茗碗藉康斗，茶瓯陆羽呼。见闻蒐北梦，掌故说西凫。病魔犹堪遣，愁魔或足驱。偶然存剩稿，聊复写编蒲。随笔供谈藪，零编比《说郛》。志衡文《长物》，集槐棣《坚瓠》。摘粹仍余粕，存精未汰芜。杀青宜瓿覆，饮墨且毫濡。淹雅新歌九，丛残补继儒。学原嗤骨董，趣可博胡卢。今古同怀土，乾坤一破盂。千金留敝帚，吾自爱真吾。

概说第一

吾华美术，以制瓷为第一。何者？书画、织绣、竹木雕刻之属，全由人造，

精巧者可以极意匠之能事。独至于瓷，虽亦由人工，而火候之浅深，釉胎之粗细，则兼借天时与地力，而人巧乃可施焉。故凡百工艺，欧美吾华皆若土宜等视，独瓷则甘拜下风，尊为瑰宝，诚以瓷货之美冠绝全球，虽百图仿效，终莫能及，盖得于天地者厚也。宜夫“钗拿”之名代表国号，释其义则支那瓷之省文也，其声名洋溢，固已久矣。

瓷质之贵，在于瓷泥。瓷泥也者，以地质学语释之，乃一种富于粘性之冲积土也。大抵由山水冲激，积而成砂，砂复滤细，则成为泥。是种土砂，非随处所恒有，复分各色，有紫、有黄、有褐、有白，而以白为最贵。紫也、黄也、褐也，均无法使之白，而白之一种，千百年来，独尊景德镇之所制焉。

吾华制瓷，可分为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均窑，亦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名之曰小窑。（详后《说窑》章。）而元之一代，历年较短，与宋末不甚相远，亦可附于宋焉。明之最盛，在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数朝。清又可分为五期：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光绪，均为一代制作之杰出者。此时代之大较也。至于宋以前，虽隋唐时代有作者，然皆于故录识其名，罕得目睹其物，兹编故断自宋代为始。

陶之为物，发明最古，自有虞氏已见经籍。此后汉晋瓦器，六朝偶俑，近年筑路出土者，填溢市肆，可见吾华历朝制作之大概焉。若瓷之发明，自晋始见于记载，其后元魏、隋、唐，骤臻渐盛。观陆羽《茶经》所载，则唐时茶具已极精美可知。唐代以越窑著称。陆龟蒙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孟郊诗云：“越瓯荷叶空。”顾况《茶赋》云：“越瓷如玉之瓯。”诗人屡见诸吟咏，其妙品当可想见。然代远年湮，流传极罕，虽近时出土间有发现，然已在存疑之列，殊难一一考证。清高宗《题鸡缸》诗云：“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清初已如此，今更可知矣。

至于彩色之发明，亦颇久远。陆羽《茶经》谓瓯越器青，寿州瓷色黄，洪州瓷色褐。又谓碗，越州为上，其瓷类玉类冰，青而益茶，邢瓷类银类雪，白而茶丹。《杜甫集·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至如吴越钱镠时有所谓秘色者，蜀王建时又有所谓金梭碗者，观于此，则唐时已有青色，有黄色，有褐色，有白色，有金色，几于五光十色矣。近人睹宋代均、哥诸器，制作古朴，色亦简单，遂遇形式古朴者，概以宋元赅之，乌知乎唐代制器，已力求华美如是哉。

至于瓷而有花，就余所见，则宋时已极精美。宋瓷花之佚丽者，莫如粉定。粉定雕花者，穷妍极丽，几于鬼斧神工。而哥瓷亦有加彩者。若元窑，余亦见

有暗花者。余曾见一半瓷半瓦之盘雕凹花加五彩者，其彩与花异常古拙，是否宋以前物，未敢决定，可知瓷之有花，其滥觞为已古矣。至于明代，则各种花绘，穷态极妍。《佩文斋书画谱》载明代嘉靖官窑花瓷，有五十余种之多，其彩画之诡奇，绘事之瑰丽，几于不可方物。所惜者上方贵品既罕流及人间，而历年既多，残缺不少，重以贾胡掳载，搜及岩穴，遂令朱明遗器，粗伪者充塞市廛，精真者珍同拱璧。然间或一遇，亦足考见前代美术之一斑焉。

西哲有言，“世愈近则愈进化”，以此原则衡之华瓷，乃大不然。观于宋瓷汝、均、哥诸器，制作凝重古雅，而瓷质之腴润，釉色之晶莹，历千载而常新。粉定则精丽妍巧，与清乾隆同臻极轨。至于元，则反古拙，有类于土缶、碗羹。明永乐影青一种，迥非康、乾之所能及；明宣祭红，天下称为瑰宝；而天启、崇祯，甚至罕无闻焉。康熙花卉，人物，似华秋岳、陈老莲；雍正花卉，纯似恽南田，而人物则逊于康熙。至乾隆研炼，瓷质胜于康、雍，而绘画则除古月轩外，稍未之逮。其官窑多作锦地，参入泰西几何画法，虽穷妍极巧，错采镂金，然视康、雍之浑雅高古，雅人视之，殆不如矣。道光则别开一派，虽属小家法，亦有足观者焉。若夫咸、同，殆卑之无甚高论。而光绪、近年，仿康乾诸制，往往逼真，鱼目混珠，识者憎之，然不能不谓其美术之精进也。统观诸朝，或盛或衰，殆无常轨。衡以“世愈近则愈进化”之说，乃迥不相侔。律以“人存政举、人亡政熄”之言，则庶几相近。盖瓷虽小道，而于国运世变，亦隐隐相关焉。

宋代制瓷，虽研炼极精，莹润无比，而体制端重雅洁，犹有三代鼎彝之遗意焉。粉定妍巧极矣，而花纹源出秦镜，纯白一色，仍极雅净也。至宋末而加彩兴，始稍稍趋于华美。元瓷间有花彩，然大都步宋规模，且不及宋制之精，时露古拙气象。大抵蒙古历年既短，故制品稍逊于宋代欤？有明聿兴，制作渐备，润色承平，乃及瓷业。龙凤之文最古，殆沿宋制；由是而花卉，而众兽，而人物，增华饰美，然其时绘事，犹见古朴疏宕之气焉。至清康熙，专以名工制瓷，名手绘画，殆纯入于美术范围，而高穆浑雅之气，犹未尽掩入。雍正则专以佚丽胜矣，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而古朴浑厚之致，荡然无存，故乾隆一朝，为有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也。政治文化如是，瓷业亦然。嘉庆虽犹存典型，然仅虎贲中郎之似。道光画笔出以轻倩，而物料美盛远逊前朝；咸、同一蹶不振，虽美术退化，亦时势使然也。光绪稍稍复兴，但有形式而乏精神矣。故观于瓷业之盛衰，与历史世代变迁之局成正比例，然由朴以趋华，由简以趋繁，乃必经之轨也。

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故缥瓷入潘岳之赋，绿瓷纪邹阳之

编。陆羽品茶，青碗为上；东坡吟诗，青碗浮香。柴窑则雨过天青，汝窑、哥窑、龙泉、东窑均主青色，此宋以前尚青之明证也。至均窑始尚红色。元瓷于青中每发紫色。至明宣德，祭红则为红色之极轨。康熙御窑递衍递嬗，而豇豆红、胭脂水尤为时代所尚。故青色以后，红色继兴，至于今益盛，足见由朴趋华之显征也。而西人于重红之外，兼重黑色，青色则稍稍摒弃，此种心理，不解其由，或者物以希为贵欤？由是言之，青为过去之色，红为极盛之色，而黑为异军特起之色，若夫白色者，则除粉定外，不甚见重于世，殆贵华而贱素，固人情所同耶！

试以瓷比之诗家，宋代之汝、均、哥、定，则谢宣城、陶彭泽也。淡而弥永，渊渊作金石声，殆去《三百篇》犹未远也。元瓷者，其晋人之古乐府欤？质直而有致，朴拙而不陋。若明瓷，则初唐之四杰也。壮异华贵，开盛唐之先声，而疏处往往不及来者。至于康熙，殆如李杜无美不臻，而波澜老成，纯乎天马行空，不可羁勒矣。若雍正，颇似王龙标，岑嘉州，高华而清贵者也。若乾隆，则似元、白、温、李，极妃青伧白之能事，所谓千人皆爱，雅俗共赏者矣。嘉庆者，有如晚唐之皮、陆，矩矱不失，而声价远逊。道光品格较小，而饶有别趣，揆之诗家，其殆宋代之姜尧章欤？若夫光绪，则明之七子也。刻意摹拟古人，其功力亦有独到处，然比之盛唐，则不啻上下床之别矣。瓷者，工之美术；诗者，辞之美术。不类而类，亦足资一瞭也。

吾华诸美术，以论书画之书为最多，以其与文人气习近也。若刻印，若范铜，则稍罕矣。而论瓷之书，尤寥寥若晨星。盖工艺为自来文人所弗习，而美术又非专家莫解也。明代品瓷，作者较夥。屠隆之《考槃余事》、黄一正之《事物纪原》、张应文之《清秘藏》、谷应泰之《博物要览》，源原本本，勒为专书，后世犹可考见。至项子京《瓷器图说》，则彬彬美备。译有英、法各国文字，西人考瓷者，皆以是为蓝本焉。有清以来，朱琰之《陶说》、程哲之《窑说》、唐英之《窑器肆考》、蓝浦之《景德镇陶录》，亦复有名于时。然多详于远古，而略于近也。寂园《陶雅》，贻博极矣，然自谓未尝厘订体例，区别部分，初学者殊有望洋之叹，则美犹有憾也。譚陋如余，敢言述作，然笃志所嗜，研究遂勤，日笔月识，居然成帙。窃慨乎吾华绝业，不绝如缕，生瓷国而不解言瓷，厠工靡而不能知工，吾党之耻也于是乎！本其一得，发为兹编。世多博雅，乌足遂其一晒？然抱残守缺之思，凿险绳幽之想，则固已锲而不舍矣。以新体之悬谈，作考标之自序，邈然足音，似人而喜，或者其许我乎！